1. 你若希望遭受不公正的待遇，表示你企圖結合攻擊與無辜，並以此妥協。誰能結合南轅北轍的東西，並使八竿子打不著的事物合為一體？一旦踏上仁慈的坦途，你就不致懼怕黑夜裏的邪惡與陰影。但別在自己的道路上擺放恐怖的象徵，否則便會織就一頂荊棘冠冕，而你和你的弟兄皆無法由此逃脫。你不可能只把自己釘上十字架。而你一旦遭受不公正的待遇，你眼裏的不義就必會令他受苦。你不可能只叫自己犧牲。因為犧牲是全然的。倘使有其可能，上主的一切受造就都會捲入其中，而聖父也得跟著自己的愛子一同犧牲。

2. 一旦你逃離了犧牲，他的解脫也就變得昭然若揭、唾手可得。但你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卻是你眼裏的證據，證明是他發動了攻擊。如此，你便把自己營造為一個象徵，他只需看見你，就會明白自己受到譴責，失去了原有的純潔。你所承受的不公待遇則將臨到他頭上，而那便是正義。你所經受的不義與報復如今非他莫屬，一旦臨到他頭上，你就能由此解脫。別讓自己活著就為了象徵他的罪咎，因為你逃不了你替他打造的死亡。但是你會在他的純潔中見到自己的無罪。

3. 只要你同意讓自己受苦、被人剝奪、經受不公，或有任何需求，就無非是在指控自己的弟兄攻擊了上主之子。你當著他的面舉起了自己被釘上十字架的畫像，好讓他看清你的死和你流的血已把他的罪狀寫入天堂，並搶先一步關閉了天堂之門，再將他打入地獄。然而，這罪狀是被寫進了地獄，而非天堂，因為天堂中的你既不受攻擊，便也證實了他的無罪。你為他提供的自畫像已被呈現給了自己，你也全心全意地相信它。聖靈為你提供的自畫像則既無痛苦，亦無任何譴責，而那便是你當獻給弟兄的。往昔受苦受難，就為了見證他的罪的，如今則完美見證了他的純潔。

4. 見證的力量遠在信念之上，因為它的覺醒將會帶來堅信。人們之所以相信見證，是因為他所指涉的並非自身，而是他所代表之物。那個又苦又病的你不過代表了弟兄的罪；那是你送出的見證，以免他忘了自己造成的傷害，而你也詛咒他永世不得超生。是**你**接受了這幅既慘又病的畫像，一心只想以此來懲罰他。生了病的人不論對誰都殘酷無情，他們企圖藉著傳染來殺戮。假使他們能說：「弟兄啊，看看我，我死在了你手裡，」那麼死亡似乎也成了十分划算的代價。因為疾病見證了他的罪咎，而死亡則證明了他的錯誤必然是罪。疾病不過是個「小小的」死亡；那是報復的一種形式，但還不徹底。不過，它正捍衛著它所代表的事物。**你**正看著自己送給弟兄的這幅淒涼而悲苦的畫像，心頭難過不已。不論它呈現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你都信以為真，因為它見證了他內的罪咎，那是你眼之所見、心之所愛。

5. 如今，聖靈在你手裡放了另一幅畫，畫的是個不同的你，而祂的輕撫已使你的雙手變得柔軟。畫中仍有一具身體，畢竟真實的你無法被看見，也沒人畫得出來。但這具身體並未被用於攻擊之途，所以也未曾受苦。它見證的是那永恆的真理——你無法受到傷害——並進一步指明了你與弟兄的純潔無罪。把它呈現給自己的弟兄吧，讓他看見所有的傷疤都已癒合，而愛與歡笑也已拭去所有的淚水。他會在那兒見到自己的寬恕，並藉由痊癒的雙眼進一步看見他在你內見到的純潔無罪。這證明了他從未有罪；他的瘋狂驅使他做出的事，他既不曾做過，也從未產生任何結果。從沒有誰能合理化他放在自己心上的譴責，也沒有任何兇狠的攻擊能以其恐懼的毒刺動他分毫。

6. 證實他的純潔，而不是罪咎吧。你的療癒即是他的寬慰與健康，因為它證明了幻相並不真實。驅動著這個世界的不是生命的意願，而是死亡的願望。它不過是想證明罪咎的真實性。任何俗世的信念、行動、或感受都離不開這一動機。人們召喚這些見證，以便眼見為憑，並使他們所代表且為之喉舌的體系變得更加可信。每一位見證都巧舌如簧，且能以各種說法來向你和你的弟兄發言。但他們向雙方傳遞的訊息卻無不同。身體的裝扮企圖展現罪咎的見證能有多可愛。而對身體的掛慮則顯示你的生命有多脆弱；所愛之物有多容易被摧毀。憂鬱透露著死亡的氣息，而虛榮則意謂你什麼也不能不關切。

7. 任何形式的疾病都是對徒勞無益最強而有力的見證，它撐起了其餘的一切，並協助他們繪製出一幅能把罪合理化的畫像。人一旦生病，就能理直氣壯地提出所有不合天性的欲望與怪異的要求。畢竟，面對那來不及充分享用的生命，誰又能不崇尚並珍惜轉瞬即逝的快樂？這世上豈有可長可久的快感？脆弱之人難道沒有權利相信每一點偷來的快感都是他們應得的回報，畢竟生命如此渺小？不論他們是否享受這些好處，他們的死都會為這一切付出代價。不論他們如何渡過這一生，生命的終點必會到來。所以，好好享受那稍縱即逝的快感吧。

8. 這些並不是罪，但卻會見證如下的怪異信念：罪和死亡都是真的，而無罪與罪則都會在入了墳塚之後一併結束。若是如此，你就有理由盡可能地搜尋短暫的快樂和珍惜小小的快感，且以此為足。然而，在這幅畫像裡，身體並未呈顯為中性，或本身不具有目標。因為它成了譴責的象徵、罪咎的代表，而罪的後果既在眼前，就沒有誰能否認它的起因。

9. 你的任務就是要讓自己的弟兄明白罪的起因不可能存在。把自己視為一幅畫像，再用它來證明自己的任務不可能存在，這是多麼徒勞無益的事啊！聖靈的畫像不會把身體變成它所不是的模樣。它只會從它身上拿走控訴與責難的所有徵象。它本無目的，而你眼裡的它亦失去了好與壞、健康與生病的區別。沒有誰能提供足以對其進行任何判斷的論據。它既不生，也不死。它遠離了一切愛或恐懼的體驗。因為此時的它還未見證任何事，它的目的尚待確立，而心靈則重獲自由，得以決定自己的目的。此刻，它不再受人譴責，只等著你賦予它目的，以便完成它所領受的任務。

10. 罪的目標一旦移除，剩下的空間便可使心靈毫無阻礙地憶起天堂。它的平安得以在此降臨，而完美的療癒也得以取代死亡。身體得以成為生命的象徵，並保證救贖即將來臨，而那些厭惡死亡惡臭的生靈也得以在此一睹不朽的生命。讓療癒成為身體的目的吧。如此它便會把接收到的訊息傳遞出去，而它的健康與美麗也將宣告真理的到來，乃至它背後的價值。令它擁有足以代表永恆生命的力量吧，令它永不受攻擊。令它向你的弟兄傳達如下訊息：「弟兄啊，看看我，你手裡的我活出了生命。」

11. 若想實現這一目標，最單純的做法莫過於讓身體脫離所有過去的目的，因為你已確實明白它的目的是要助長罪咎。因為它堅稱你那殘破的畫像永久代表著它所代表的一切。既是如此，它便缺乏足夠的空間得以容納另一種不同的觀點和目的。你**並不明白**身體的目的。你僅僅賦予了你營造的事物一個虛幻的目的，為的是讓自己認不清自己的任務。這東西既無目的，也隱藏不了聖靈賦予的任務。因此，讓它的目的和你的任務終能調和為一，並將它們視為一個吧。